

长

在遗忘和逃避成为当代文学的普遍风景的当下
这部小说叙写令人心碎的苦难和眼泪

揭示令人震惊的灾难和罪恶
显示出一种温暖的人道情怀
尖锐的批判精神和成熟的叙事智慧

是近几年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实绩

长篇小说
老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47.5
L071=2

长

-25
54

在遗忘和逃避成为当代文学的普遍景象的当下
这部小说叙写令人心碎的苦难和眼泪

揭示令人震惊的灾难和罪恶
显示出一种温暖的人道情怀
尖锐的批判精神和成熟的叙事智慧

是近几年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实绩

长篇小说
老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2475
L071=2

22475
L071=2

◎老 村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帐/老村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13-2870-4

I. 帐…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00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l.chinachunfeng.net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9 插页: 2

印数: 1—5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唐惠凡

封面设计: 冯少玲

责任校对: 王延涛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

一方开明乡绅的乱世襟怀

一个绝代佳人的生死绝唱

一桩历史档案的最终解密

作家费飞，年届七十，一生虽没写成一本像样的书，但在解放初的西安市里，名气却如雷贯耳。原因之一是他有一副颇能迷惑人的作家风度和派头，加上高喉咙亮嗓门，能说会道，走到哪里，哪里便一片掌声。他的成名，主要得之于一个三千字的短篇小说：《骏马飞驰》。登载在那时的《人民日报》上，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来学他这篇文章，做一匹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奋力飞驰的骏马。又过不久，文章被选在农民夜校的读本里。费飞一时间名闻全国，被捧成了著名作家，耀武扬威了好些时日。这些年他老了，没人再注意他。每天下午，他都要拄着拐杖，像匹老瘸马似的，艰难地从楼顶的六层下到楼下的一层来，到我的住室和我聊一会儿。快到晚饭的时间，他再气喘吁吁地一步一瘸地爬上去。顺便说一下，因为楼顶上建有温室花园，资格老的作家都愿住在高处。

他常找我的原因，是老伴去世之后，一个人挺孤的，和楼里别的作家又不怎么谈得拢，后起的作家他又有些看不惯。对我竟是一个例外。他和我也常争执一些问题，两人也有不欢而散的时候，但由于关系的深远，总算没闹到翻脸的程度。他作

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精神

收

001

为那个年代出来的作家，别看表面上高傲硬气，内心其实很虚弱，也很脆弱。心小得像针尖一样，轻易容不得人。论说我和费飞交往也几十年了。虽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却没有固定立场。要说他有什么立场，那就是在历次运动中能躲就躲，能滑就滑，首先是自己不受到伤害。他是作家大楼里，在这几十年政治风云中躲闪得最成功的一个，浑身上下到老都没留下一个伤疤和污点。

费飞成为我恩师的原因，说来竟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那年我十六岁。他下到我所在的陕西渭北的一个名叫锅山镇的小山镇里来体验生活，住在我家隔壁。在此之前锅山镇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以说在我刚学会爬的年纪，他就是锅山镇的常客了。所以，甭看我生在锅山长在锅山，但对锅山熟悉的程度，未必如他。他断断续续到锅山来过二十几个年头。在乡人的感觉里，他像季节性动物，每到雨季的时候，他便来了；过了雨季，他又走了。他出现的时候，像匹大公马一样，高扬着严肃的头颅，踌躇满志，左顾右盼，无论在街面或田野里，都是踮起有力的四肢，轻跷地运动着，像飘一样的行走。遇见熟人，他会凑上去，和和藹藹地聊几句。这情形一直延续了许多年。到八十年代初期，费飞老了，跑不动了，这才不怎么来了。

那是一个夏天。下午。我刚从河边割草回来，在饭馆的台阶上放下筐，坐下来歇息。看见他在凉棚下多喝了几杯酒，情绪异常的高昂。他摇晃着戴茶镜的大脸盘，对并不知道写书是怎么回事的村民们解释说：

“任何人都可以写书，只要你愿意。写书就是讲故经（故事），比如东头喂头牯的老曹，焊煤油灯的小炉匠赵板刀，他



俩故经都讲得很好。他们但若识字，把讲的故经写到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写书。许多人都以为作家很了不起，其实……”

费飞自以为揭穿了写书的谜底，伸长脖子抖着躯体，哈哈大笑，笑声飘荡在小镇的上空。我听到他的话，很新鲜。第二天下午，我去隔壁他住的地方，想听他更多的见解。

他不在，窑门大敞着。我走进去，先是闻到窑里潮湿的气味儿，然后见桌上放着一本书，书名叫《鲁迅小说集》。我翻看了几页，里面有个名叫阿Q的愚人，摸了小尼姑的头，夜里睡不着觉。我感到很有趣，手便有点痒了。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在这之前，我在村子里已有过一些偷瓜摸枣的经历。关于我手脚不干净的话，也时有传闻。所以我竟没有多想，伸手便将这本书夹在我的衣服里面，匆匆逃走。

过了不几天，当我读完鲁迅的小说之后——也是因为费飞的启发——便自以为发现了写作的秘密。我在没用完的作文本上写成了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故事的前身是我们队里的饲养员老曹三番五次给一匹基本上不再会怀驹的老马配种的事情。老实说当初我并不怎么爱读书，也没想到要去当作家。我只是看中了作家可以潇洒的喝酒，可以花钱吃饭馆，以及日常戴着茶镜在田里悠悠闲逛的样子。我想，要能这样活着，也真不错。但我这人生来脸面薄，没直接拜费飞为师，也没当面将自己的拙作交给他看。在他动身回城的那天下午，我趁他不在窑里，将一个纸包裹进他的行李卷里。与此同时，我听到镇革委会的喇叭里反复播送着作家费飞丢失一本书的通知。通知说：

“作家同志要走了，谁拿了作家同志的书，赶快给作家同



志送过去，作家同志有话说，他不会因为没打招呼而生气，只要赶快送去……”云云。

人们还不知道，我已将他的书包在一起还给了他。为密封得严实，几乎用去一碗糰糊。事实证明我做得很对。回到城里他看见纸包，拆封时发现难度很大，这大大地感动了他。后来他对人们讲起发现我这棵“作家苗子”时，愉快地说：

“看到这小家伙这么认真，我立即下了决心，准备采取更大的行动，不惜血本地将他培养成为一个作家。当天夜里，我便将文章逐字逐句地……”

我认为他的话有些夸大其词，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费飞正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了我的恩师。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已将写小说的事情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开始跟随着家里人忙活自己订婚的终身大事。女方是榆泉河的牛燕霞，一字不识，但针线活做得特别好，尤其是纳袜底鞋底，村里十五岁的女子谁也比不过她。所以没等我言语，便被急于减轻家务劳苦的母亲一眼相中了。我母亲对爹说：

“多好个女子，看看那身条那脸面，一看就知是个炕头地头一把抓的人！话也不多，见人总是笑。这样的女子咱去哪里挑啊？娶到家便添一把干活的好手！”

我没反对。因为我已经稍稍醒世，知道结婚是那种只有大人才能干的美事。再说了，娶了媳妇说明你已经长大了。乡村的男孩子谁不愿意长大？

将要订婚的前夜，母亲在窑后面的大案上收拾第二天请客用的菜蔬果品，我爹蹲在门槛上吸烟锅。我不在家，在麦场玩耍。这时候，马老四突然风风火火地赶来。他手里拿来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张口便道：

“不得了了，咱锅山镇出了作家了！”

马老四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宣布说：

“是咱黑脸。”

黑脸是我的小名。

“谁氏？”爹疑惑，问他。

“一本书，”马老四抖着被人掏空的信皮，说，“里面装有一本书，上头是咱黑脸的文章。写的是牛咋着了马咋着了，编得稀（很）圆。总之是写了咱锅山镇。”

我们锅山镇是个老镇，也是个小镇。那年月出门在外的人凤毛麟角，来往信件寥寥无几。谁家来了信，大家都很惊奇，像是从外星球寄来的一样，都纷纷前去打探，听听信上说了外界的什么消息。有关拆他人信件是犯法的意识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总之大家过得像是一家人，你的信就是他的信，他的信也是你的信。现代人将这叫做信息共享。

寄我的这封信先是邮递员老侯送到小学校里。学校打铃的张爱民立即动手拆了开来。后来，又被学校的语文教员张志忱看见，要了去，说要留下来读几天。

爹看看他，磕去烟灰，吹通了烟锅，摇头说：

“不可能吧，上头落款是咱黑脸？”

“没问题，是咱黑脸。”马老四抖动着空信皮，百分之二百地肯定说，“上面写的是黑脸的大名，张孝来。张孝来不是咱黑脸是谁？世界上还能有多少个张孝来？即使同名同姓，不寄给旁的张孝来，却咋寄给咱的张孝来了呢？”

父亲当夜赶到学校，从作家费飞的附言和《长河》杂志上的文章，证明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张志忱老师也为自己的学生成了作家而自豪，他说：

“没问题，是咱孝来，写的是咱镇西头光葫芦老曹喂头犊的事情。文章名字是《我们社里的小灰驴》。文字很清新，看来咱们孝来的确是动了一番脑子。”

我从麦场回来，听妈说了，心里七上八下，还没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父亲掂着烟锅拉长着脸走进门来。看他的那模样，似乎我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等他说出话来，才知道他心里喜盈盈的。在旧社会里，他常年出门贩卖牲口，是有远见、懂大理的人。当天夜里，他决定终止我与牛燕霞的婚事。

他斩钉截铁地说：

“人家费老师在信里说了，咱娃是小作家。作家是啥？作家是出门挣钱的人。总不能给咱娃娶个不识字文的粗人吧！”

父亲说话算话。从此他将我的婚事就撂下不管了。我将光棍一直打到三十老几上。后来若不是自己亲自出马，恐怕至今仍还是光杆一个。不过当时这事情说出来还是让我有些尴尬。村里人一旦提起，我就心跳得像奔马，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弄坏了。因为初闻文章其名，就约摸有了问题。心里一直嘀咕，驴乎？马乎？还是非驴非马？果不其然，一星期后，这本杂志终于传到我的手里，我一眼看见，这篇署名张孝来的小说，并不是我写的那篇东西。我写的是马，费飞却修改成了驴。当时我不明白费飞为何要这样做，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了费飞的意思，他大概是想，作为长者，他写了马。我呢，不该和他等同。

不管怎么说吧，此后我开始徒享虚名。最起码在我还不怎么样的时候，村里便有许多人赞扬我，管我叫作家。只是我一听到这称呼，就掩饰不住的一阵脸红心跳。这样子使得我在与他人接触的初期，不经意便留一个谦虚憨厚的假相。其实人们



哪里知道，作家这个冠冕堂皇的牌子起初对我几乎是盗贼的称谓。尽管我后来也知道了，当代那些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大半以上家伙的名誉，基本是靠不住的。尽管后来我自己经过点灯熬油的切实努力，混成了一个作家。但是沽名钓誉，到了这一行，已是你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事实了。所以我当作家的起因，它背后的秘密，说来也只有费飞和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说来也怪，我和恩师费飞出名都和畜牲拉上关系。这倒应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的老话；或许费飞将写畜牲作为他写作的一个窍门，密传到我手里。说实在的，我的感觉，跟吃草干活的畜牲没有什么区别了。如今在西安市，我终于也算混出手了。与那大名鼎鼎的程远之，成就显赫的柳文愈，风度翩翩的费飞，以及被文艺评论界誉为杂文圣手的闻念楚等一千人马，享受着作家的虚名，同在社会大面上行走，同住在那国家专门为作家修盖的大楼里。大家个个装得像大牲口一样，一天到晚都埋头在所谓写作的槽头里。

我开头便说过，费飞每天到我家来一趟，有时还不无得意地看着我。他那慈祥的神态，竟像家乡的饲养员去看经自己一手养大的驴子，一边还不无怜爱地摩挲着驴子的皮毛。

是啊，我是他晚年的自豪。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写的那本震响全国的书，书名不说大家恐怕也都晓得，就是那本获得过小说大奖，使我名噪一时的《县委书记日记》，里面自然也包含着他的心血。甚至费飞给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也常以此书作为他晚年的成就。其实那本书现在看已经过时了。比如说写那位县委书记，一贯能坚持正确主张，顶着风险，开拓进取。现在看实在是虚假得可以。但它当初对于我，还是很有用

的。在文学圈里混事情，没有名声，等于裸体出行。

前几日，费飞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一连数日窝在楼上没下来过。我感到蹊跷，替他担心。大院里有人传，说医院从他身上查出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昨天下午吃罢晚饭，我与妻子云萍一块上楼，敲开他的房门，看他果然沮丧得厉害。所有箱子都像打开过，书和笔记本扔了一地。似乎在翻找什么久远的东西。我们劝他了一阵，就下了楼。

这日下午，费飞终于下楼来了。短短的几日，他的脸面像给机器加工拉长了似的。灰白的基础上，又添上一层青光。过去的日子里，我与他已经习惯了，他来了我无所谓，他走我亦无所谓。没有迎来送往的客套。假如我在做事我便继续做事，我是写稿我便埋头写稿。所以这天他进门之后，我故意表现出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将头埋在桌案上。他去坐在屋子一角的沙发上，两只手抓着拐杖，默默地望着我。我用余光看见他的手不安地扭着拐杖把柄，发自肺腑地干咳好几声。我装着不在意。只听他轻轻地叫了我一声：

“张孝来……”

“唔，”我头没抬，应声说，“怎么了？”

“你有工夫吗？”他说，语音里有些哀伤。

“这叫什么话？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事情，依我看，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现在的科学技术，把人当机器一样，哪个部件坏了换哪个，没有治不了的病！你慌什么？慌着写遗嘱了？”

我笑着说，头从桌面上抬起来。

他没理我，仰望着书架，目光茫然。我催促他：

“什么话你说吧，我不写了。当然我最希望听到的，是你老人家的遗嘱。在遗嘱里，你一定得将你那几架子珍本图书赠



送给我。你晓得，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你说，我该咋办？”

他没笑。搁以往他会以最富魅力的微笑回敬我。那姿态真的妙极了，像马一样，抖动一下脖颈上的长鬃，然后以欣悦的眼神从高处往下，含情脉脉地看着你。要知道他的这种微笑，许多年来曾诱骗了无数个漂亮和不漂亮的女人。而这一刻他没笑。他望着我的书架，继续扭着手杖的把柄，叹了口气，低声说：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费飞提高了语气，并站起身来，走近我，盯着我说，“我想，我这辈子白活了！”

“什么话，怎能说白活了？你写了那么多的文字……”

“我的那些文字一文不值。真的，真的一文不值。”

“你不要妄下判断，作家大院里没人敢这样说。”

“我敢这样说。这几日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人，包括咱们的程远之，柳文愈，闻念楚，等等，大院里的所有人，没有几篇文字能称得上有价值。”

“费老你是不是病了？我看你是中了邪了！”

“不。我认为我的判断没有错。不会有错。我们这些人的文字里缺少一个东西，一个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爱。”

我吃了一惊。

“对人的爱。根本意义上的爱。”费飞又补充说，“我们多年来的教育就是在一个大而无当的幌子之下，把你变成一个自私和麻木的，一个不知道爱，也不会去爱的人。”

我吃惊地望着费飞，不能理解。

“我要走了。”费飞沉沉地说。

“去哪儿？”我明知故问，并尽量让语气愉快一些。

费飞很久不回答我。他坐了下来。

“唉，我要告诉你一个事，一个故事。这些天，我夜里睡不着，时刻都在想。我想，我这一生，有一个故事，一直埋在我心里头。本来我应该将它写出来，但现在我不够了。我来告诉你吧。”

“你别，千万别。”我将笑堆到脸上，说，“费老，千万别，千万别，你留着，你留着。你知道咱这一行的规矩，可以出让金银财宝，甚至于婆娘和情人，但不能出让故事。你老自己留着写，再说你的水平，是举世公认的！”

“不，今天我不与你开玩笑。”他正色说，“你不要以为我还是过去那样，老和你开玩笑。也许我们太亲近了，说起话来总没个正经，但是今天不同。尽管很久以来，我认为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悖于自己平生的信仰，但是我还是得把它讲出来，我不能也没有权利将这个�故事带到坟墓里。那样我将对不起很多人。是的，对不起他们对我的爱。”

“有这么严重吗？”我有些吃惊，捎带讽笑他。

“的确这么严重。”他点点头，肯定地说。

我无语。许多年来我第一次认真看他，他可怜的表情。

“你这里都有什么酒？”

“你想喝酒？”

他远远看了眼，点点头。

我转过身，打开玻璃酒柜。用日光征询他的意见。

费飞十多年前得过一次心脏病，那次差点要他的命。此后



多年他一直滴酒不沾。这时他要酒喝，我晓得他的个性。这时候想制止几乎是不可能。

“好赖有几瓶，你喝什么？西凤？茅台？”

“西凤，陕西人，终了还是喝西凤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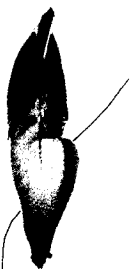
“什么终了？费老，你这是胡说八道！”

他不断地这样说，让我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我只是忙吩咐妻子云萍上街买几个小菜，给他做顿手擀面条。云萍刚从班上回来，累得要死，有些不大情愿，但看我一再给她使眼色，晓得关系重大，不再说什么，绾起袖子和面。

吃手擀面条，竟是作家费飞一生的嗜好。

吃过饭，就着桌上的凉菜，费飞一面饮酒一面言语，我们师徒二人就这样，一直谈到了天亮。他说话的时候，不间断扭动着他的拐杖的把柄。多亏那拐杖是产自锅山的老枣木。要搁别的什么木质，早被他激动时拧来拧去的重复动作拧坏了。他每抿一口酒，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头跟着一晃一晃。脚底下也像在池边饮水的马匹一样，时不时地倒换几下“蹄子”，将早些年在锅山镇的样子又恢复了过来。这模样我可是多年没见了！

他没说的，大量是说我的家乡锅山镇，提到锅山镇的许多男人和女人，特别是提到饭馆老板田发河的婆娘王佳梅，一听她我便明白了。她细皮嫩面弱不禁风的模样儿，在镇子里是出了名的。她还有一个名字，年纪大了以后不大愿意让人叫了。那名字叫妖精。据说是她的老爸在她小的时候逗她玩，看见小女儿生相妩媚可爱，一双眼水汪汪的，天生的勾人心魄，遂顺口叫了她一声：“你个小妖精！”不想他这一喊，旁边的婆媳与下人们竟跟着叫起来，一叫叫了好多年。



帐

一种典型的北方饮食习惯！
一个让我佩服的精神符号

011

很早以前，我从村中好事者那里得知，费飞和她有过一场要死要活的恋情。迷信的老人们也私下里谣传，那多年有人半夜常看见有狐狸从饭馆后墙跳出来。王佳梅是狐狸精下世。费飞让狐狸精勾引了一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费飞拉开架子讲，有些忘乎所以。按道理他在锅山镇的底部我亦有所耳闻。然而在他看来，似乎我并不知底。或者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与我无关，或者他认为眼前的我干脆就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抬起头，僵僵的，像是面对虚空的世界。有时我想插一句话进去，也便立刻被他制止住。

他不怎么喜欢我对他的经历发表议论。不过凭良心我又不肯不承认，这竟是他一生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生活过的这个世界诚实地袒露心迹了。

费飞讲完，天亮了。

他如释重负。走了出去，永远地走了。他不是回他六楼的住房，而是直接出了楼门。外面有车等他去医院。他一面向院里的所有人告别，一面被我搀扶着上了车。司机小胡一旁朝我挤眉弄眼，幸灾乐祸地悄声说：

“嘿，老家伙，是癌。”

小胡说罢，轻快利落地关了车门。

费飞不知是不是得罪过小胡。但小胡那一副巴不得费飞如此的样子，还是很明显的。似乎在他看来，像费飞这样的老头子就该直接送进火葬场，进医院是脱裤子放屁——多一层手续。我没回应他。这正是作家大院——当今人们的做派。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费飞与其他作家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

我看着他车子出门，一阵哀伤袭击了我。

连日来我的心一直都很沉重。不管怎么说费飞快死了。他



张

张

012